

新惊险小说译丛

黄金城

艾尔格斯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城市史话

三

黄金城

艾煊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惊险小说译丛

黄金城

艾尔格斯著
任之译

• 內容提要 •

这是民主德国新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惊险叢書之一。

这故事是写：在十六世紀的时候，西班牙人組成的两个探險队到南美的黃金城去夺取印第安人的黃金。他們到处杀人放火，掠夺中又引起互相殘杀，結果黃金城燒毀了，探險队也在血火中死絕了。他們中間只有两个好人——托馬斯和依耐茲一对情人，他們不主張对印第安人进行殘酷的燒杀，便决定逃出黃金城，离开他們的伙伴，去寻找自己和平、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描写了殖民主义者的殘暴，描写了印第安人的純朴、善良的品質，歌頌了那些对人类的愛抱着忠誠的人的胜利。

Paul Schmidt-Elgers

Eldorado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5

黃 金 城

艾尔格斯著

任 之 譯

*

江苏省書刊出版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 1 7/9 字數 34,000

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31,150

前 記

什么是黄金城呢？德国梅艾尔百科全书上面說：“以前傳說在南美洲內地有取之不尽的金銀珠寶，歐洲人把它叫做黄金城。”这个解釋显然是不够的。

法蘭茨·梅林在他的“論历史唯物主义”上面告訴我們：哥倫布发现美洲之后，“他每天这样祈禱着：‘但愿上帝大发慈悲，讓我早日找到金矿。’‘上帝大发慈悲’是那个时候的意識形态，如同現代更加伪善的意識形态一样：把博爱和文化帶到那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去”。梅林說的白种人帶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比方說，帶到新大陆那边去的博爱和文化，是有着怎么样的內容呢？关于这个问题，我們可以在美国历史学家边克拉夫的联邦的太平洋国家通史上面找到答复。边克拉夫告訴我們，在1863年归并了北美合众国的埃底賀国的法令通报上面有这样一項記載：

“決議派出三个人，征集二十五个人，成立一个印第安人驅逐队。凡自己有枪枝子彈和尖刀的人們，繳交印

印第安人臉皮多少張，便按照規定給他們獎金；那些沒有槍枝子彈和尖刀的人們，由政府墊款替他們代辦，這筆錢在他們繳交印第安人臉皮時，從他們應得的獎金項下扣還。凡殺死一個印第安人，把臉皮割下，繳交到政府這邊來，男的每一張獎賞一百元，女的每一張獎賞五十元，十歲以下的每一張獎賞二十五元。每一張臉皮要連同頭髮割下來。每一個人都要發誓，保證這些臉皮是他那一個印第安人驅逐隊的隊員割下來的。”

根據以上那些資料，我們便不難理解什麼是黃金城了：

黃金城是南美洲內地印第安人住的地方，因為那裏出黃金，所以白種人組織了印第安人驅逐隊，到這兒來，把所有印第安人，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尽可能一概殺光之後，把黃金帶走。這就是黃金城的一般的歷史輪廓。

我們應當不僅從這本小說里體驗到驚險的故事情節，更應當進一步地認識到它的教育意義。

任 之 一九五六·九·北京

洛浦·德·阿基尔把醉倒在小酒店門前的一个兵踢在一边，推开了門剛要进去，就听见一片鬧酒、賭錢的聲音，他不由得把脚步停下来。这个从西班牙家乡比士卡那流浪到这里来的癩子，是到这小酒店里来找人的。里面那些喝酒賭錢的兵大爷見有人进来，都抬起头来望着他。

洛浦这張丑惡的面孔，就是十多个惡鬼看到他也会被吓倒的。他的額角完全被那頂斜插着羽毛的大帽子遮住了；一道刀痕由額角直划到左边鼻孔；一双眼睛露出兩道凶光；那个永远好象嘲笑着別人的嘴，嘴唇上虽然長着短短的胡子，但是到底遮掩不了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殘暴性格。現在他把帽子取了下来，乱蓬蓬的黑头发一直拖到肩膀上。原来他是沒有眉毛的——可能是手枪的一颗子弹把他的眉毛連根都刮光了。如果那一批由西班牙故乡到这里来找幸福的人們，一眼先看見这样一張可怕的面孔，一定会在自己胸口画一个十字，来驅除由这張面孔送来的一切晦气。

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那一批到这里来找幸福的人們当中，洛浦·德·阿基尔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头目。他曾經沿着阿麻楚那河岸来到黄金国的边界，做过搶杀印第

安人的勾当。他有兩次帶着許多財宝回来。但是他始終沒有本領深入到黄金国里面去。人們說，这个癩子是承受不起財富的，黄金到了他手里会变成水。人們說他是个穷光蛋，他从来不否認。他平时住在海边一所齷齪不堪的小房子里。只要听見哪里可以撈一把金子，就是拼了命他也要赶去的。

那一批喝得有些醉意的客人們，看見他向这边走来，都讓路給他。現在他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了。这是不多罗·德·烏苏亞，今天早上才坐着他自己那条有双桅杆的、叫做“圣·瑪利亞”的帆船，由他的西班牙故乡乃瓦拉来到了这个海港。他叫人送了一封用火漆封好的信給洛浦，要他馬上到这里来商量一些要紧的事。不多罗还穿着西班牙的服装，白色的花边袖口，圍着起着皺紋的白領圈。他这样裝束，一看便知他是西班牙的貴族。他和他的朋友費拉普·德·烏特萊在这里聊天，費拉普是一个帶兵的團長，身上还穿着盔甲。当洛浦走到不多罗面前，不多罗瞟着費拉普，向洛浦丢了个眼色，然后替他們介紹：“只有这位費拉普先生才認識到黄金城去的那条道路。”

洛浦那張丑臉禁不住抽動了一下，然后鎮定下来。接着，他叫了一大瓶用藤籃子保护着的西班牙紅葡萄酒，用来欢迎这位新認識的客人。

不多罗是一个很有錢的貴族的兒子，他的父親死后，他有本領于一年之內，把財產連賭帶花地大部分敗光了。

把剩下來的一些可以賣的東西變了錢之後，不多羅辛辛苦苦地準備了一條船，帶着他那個同樣是一個敗家精的朋友費那多·德·古茨曼，來到了新大陸西海岸古阿也基爾海港。這個同樣把家產花得光光的費拉普·德·烏特萊和他們碰在一塊，完全是由於一個偶然的巧遇。他身邊帶着一張地圖，那一條到達神秘的黃金城的途徑，即是說：怎樣穿過那一帶可第耶倫山脈，怎樣渡過那一條馬拉榮河，都在地圖上寫得清清楚楚。一個當兵出身的德國人，曾經隨同南德的一個世世經商的大貴族惠爾哲到過秘魯。這地圖就是這個德國人臨死的時候傳給他的。

當不多羅、費拉普和洛浦三個人正在酒店里低聲談論着怎樣組織到黃金城去的探險隊的時候，古茨曼等着他的心腹用人卡爾永，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那四個被逼做奴隸的秘魯轎夫，等在轎子旁邊听候着呼喚。古茨曼坐在轎子里，把轎帘拉開來，向外邊望着。他首先望見殖民地總督的那一座宮殿式的官邸。它那個高聳起來的四方黑影，在掩映着天光的雲層底下，顯得特別清楚。大門面前站着一個手拿着火把的衛兵。

現在卡尔永裝起一付笑臉走到他的主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弯着腰。古茨曼叫他走过来，冷冰冰地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說：“对着这条大街走下去，到了弯向海边去的那个轉角上，就是你动手的地方。你听清楚了嗎？洛浦·德·阿基尔那边我已經安排好他的工作。丕多罗也会完成他的任务。但是費拉普，你要一刀就把他刺死，不要鬧出一点声音。”

卡尔永回答时露出了他那白牙齿：“我知道，你吩咐我做的一定做到。但是那几个咖啡色的奴隶，他們不会多嘴多舌嗎？”

“讓洛浦处理这樁事好了。”

他把手一揮，那四个奴隶便抬起那頂轎子行动起来。最前头的那一个，手举着火把照路。卡尔永輕步跟着，好象他要隱藏到轎子的阴影下面去似的。現在他們来到那个約定的路口了。就在馬路旁边正在开始筑着一道防风堤的地方，古茨曼叫停了下來。火把也跟着熄灭了。

“他們很快就会来的。”他低声說。卡尔永把那把匕首稍微在套子里面向外抽了一抽之后又插回去，隨即用他那份又寬又大的外套把自己裹得紧紧的。

寂靜的夜里，忽然傳来了远处的歌声，由三个男子齐唱的一首征战的歌声越来越近了，它的声浪已經飄到海

面上来了。火把的动搖无定的火光反映在一个人的盔甲上，閃着黃中帶紅的光彩，这是費拉普。他走在中間，左边是丕多罗，右边是瘸着一条腿的洛浦，丕多罗手里举着一个火把。現在距离古茨曼那个十字路口不到一百步了。丕多罗嘴里罵了一声，假装跌了一交，那个火把便熄灭了。

“好兄弟，这里来！”洛浦一声叫，便把費拉普的一条膀子拉得紧紧的。这时候卡尔永已經跳到費拉普面前。費拉普身穿着防胸甲，坚坚实实的保护着他的身体，全身只有不到兩指寬的一处空隙，在那里才能把他一刀刺死。卡尔永的匕首沒有刺中那一处地方，所以刀尖一触到鋼甲上面，便折断了。

費拉普現在什么酒意也吓跑了。他向后跳了一步，便把身边的劍拔了出来。因为四周圍都是漆黑的，所以他只能够猜想他的敌人是站在哪里。他一边揮着劍，一边叫着：“丕多罗，洛浦，你們在哪里，这样都不拔劍相助嗎？救命呀！”他喊了救命之后，便沒有声音了。洛浦象一只猫这样敏捷，把身子一弯，在他的劍光底下閃到他背后，把他拿着劍的那只手向后一扳，就在这一刹那間，卡尔永拿着自己那件脫下来的又寬又大的外套望他头上一包，就在費拉普无法抵御的情形下，卡尔永揮着古茨曼递

給他的那把劍，便完成了他的使命。費拉普倒下去不動了。

那時候，在西班牙殖民地的夜里謀害了一條人命，不算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為了保障夜間行人的生命安全，總督府派出了一個由五個武裝士兵組成的巡查隊。

費拉普的一聲救命，被他們聽見了。他們拿着火把，大聲呼喊著向海灘這邊趕來。

丕多羅從牙縫裏面逼出來的聲音叫着：“地圖！”洛浦和卡爾永剛把屍體翻在一邊，丕多羅便在那件血淋淋的背心底下搜索地圖。

“巡夜的來了，把屍首放进轎子裏面去吧！”

在古茨曼催促之下，把屍體扶起來，放到轎子裏面。個子不大的古茨曼就坐在屍體側邊。這屍體還喘著很微弱的气息。古茨曼忙把轎帘拉起來，洛浦癱着一條腿，手拿着一把劍威脅着那幾個轎夫說：“誰敢聲張的，保證會受到最殘暴的秘魯式的殺害。”他還吩咐他們跟着他大聲叫“救命！”巡查隊很快地便到了他們面前。

古茨曼在轎子裏上氣不接下氣地對着那巡查隊的头目說：“我們遇着手拿武器的匪徒攔路搶劫。如果不是我的朋友們拔劍相助，我不但什麼都被搶光了，恐怕連性命都難保呢。”那個長着兩撇胡子的头目，拿着一把指揮

刀，看見这三个家伙的身上都有血迹，引起了他的疑心。

“我們把那六个强盜一个个都打伤了，才被他們逃跑了的。”不多罗很驕傲的对着那头目弯了一弯腰，并介紹自己的名字，自称是某某先生，用来表示他自己是貴族出身。那个头目連忙把他那頂插着羽毛的帽子拿下来，很恭敬地向他行了一个礼，并說：“很抱歉，沒有早些来保护。”趁着这机会，古茨曼从轎子里伸出手来表示感謝，接着就对那些轎夫揮了一揮手。火把又点起来了。他們三个同时对那头目道了声謝，那四名轎夫便抬了轎子，跟着他們离开了这个出事地点。

当他們看不見巡查队的縱影后，不多罗才发命令，再回轉到海岸这边来。

古茨曼在轎子里忙着解那胸甲的扣子。最后才在死者的底衫袋里找出了一个用繩子綁得牢牢的紙包。

“地图找着了。”他説时松了一口气。他們来到海边，便把脚步停了下来。在漆黑的夜里，离他們立脚不远的地方，閃着海面上的泡沫。卡尔永和洛浦好不容易才把尸首从轎子里拖了出来。

“这一副胸甲已經是够重的了，还愁他的尸首会从海底浮出海面来嗎？”洛浦咬着牙説。当那四个轎夫把尸首从堤岸的斜坡摔下去的时候，不多罗向洛浦指着这些奴

隶，話还未曾說出口，洛浦已經在他耳边搶着低声說：“这由我来处理好了，我明天叫卡尔永把他們賣到矿山那边去，讓他們在矿坑里面做工，永远不見天日。”

后来，这四个人还在“圣·馬利亞”帆船上談了好几个鐘头。費拉普的那張血点斑斕的地图放在他們面前的桌子上。怎样穿过可第耶倫山脉，怎样穿过那个原始大森林，哪里可以歇脚，哪里水可以喝，都用纤细的鋼笔字記得清清楚楚。可憐的費拉普还辛辛苦苦地在地图的边沿上用拉丁文写了一些注解，但是不多罗他們認為現在沒有必要立刻把它翻譯出来。

洛浦受了他們的委托，明天便开始去物色一批一同到馬拉荣河探險的伙伴。一条打槳的小艇把他从“圣·馬利亞”帆船摆渡到对岸去。

洛浦有一个女儿，他曾經为她在城南买了一座小巧而漂亮的別墅。他的女儿，这个十八岁的依耐茲，就和她的佣人們住在那里，和外間的人們不相往来。这座別墅是在一所美丽的花园里修造起来的。当地那些彩色斑斕的花朵在这所花园里盛开着。依耐茲一个人享受着这种五色繽紛的美景，老妇人罗拉陪伴着她，常常沿着那些曲折折的小路散步。在花园和房屋的周圍有一道非常高

的牆，这道牆是用一些倒塌了的王族祠庙的石头砌起来的。持有武器的奴仆帶着狼狗看守着这所花园房子。如果有人想闖进来，不是被打死就要被狼狗咬死。洛浦把他全部掠夺得来的財物都献給了他的女儿。他爱他的女儿爱得发狂。毛氈、刺綉的壁毯以及用一串串絲紐編成的极其精致的帘幕，这一切珍贵的东西把依耐茲的房間裝飾得非常美丽。这个小姑娘得了她母亲的遺傳，非常喜爱裝飾品和美丽的衣裳。她穿着厚厚的、絲絹做的衣服，她那些金質的裝飾品簡直使公爵夫人都要嫉妒得要命。她的父亲已經有了这許多搶来的財富，但是他並沒有洗手不干的意思。他永远还想为了依耐茲再干下去。他希望有一天能使他的依耐茲象一个王后似地进入首都馬德里。他为了要在人們面前隱瞞他的富有，所以只好在夜里偷偷的溜到这所有高牆圍着的別墅里来。只有一种唯一的、巨大的恐惧，在使这个人痛苦：那就是他害怕有一天会有一个人来偷掉他所心爱的依耐茲的心。他一想到如果有这么一个人来迷惑依耐茲，而且要和她結婚，洛浦就会全身发抖，并且把拳头紧紧地握起来。

可是，在这小姑娘的心目中，她父亲是拥有用之不尽的財富。对于她那些即使还没有說出口的愿望，她父亲也能体会到，而且还把它当命令似的一樁樁替她办到。

当洛浦年轻的时候——那时他脸上还没有这些令人可怕的伤痕，他当时是一个非常漂亮而英俊的男子——他由瑪雅朗带来了一个印第安女郎。据说她是一个被人谋杀了的王兄的女儿。洛浦把她叫做瑪利亞，并且和她结了婚。她为他生了这一个女儿依耐茲之后，不久就死了。

依耐茲具有她的母亲那种少有的、稳重而端庄的美丽——阴暗的眼睛，配上了两道好象是极其精巧地画出来的眉毛，这两道长长的眉毛几乎在鼻梁上会合在一起。还有那皮肤，永远好象有一层古铜的柔和的颜色敷盖在上面。她又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果断英俊的侧面轮廓，高大的身材以及黑色的、放射着光芒的发卷。依耐茲是非常漂亮的，可是她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洛浦一步拖着一步地走过了向上倾斜的小巷。往常他在这条路上总会感受到一种压制不住的快感：很快就可以看到他的依耐茲。她是那样的美丽，使他感到愉快——可是，这一次这种快感却被一种痛苦的感觉挤走了：好几个月的旅行不得不丢下了他的女儿，而使她离开了父亲的保护，一个人孤独地住在寂寞的别墅里面。

别墅前面有个很久没有修理的花园，当洛浦穿过这个花园的时候，就好象得到了解放似地透了一口气。在

牆壁的阴影上面有一扇明亮的窗子，好象是在向洛浦問好，吉他的声音迷住了他的耳朵，接着依耐茲便唱起了一首西班牙的民歌。

長着灰色胡子的卫兵罗德里戈从黑暗的地方走了出来，向洛浦行了礼。“先生，我們剛抓住了一个人。他坦白承認了是要来送一封信給依耐茲小姐的。約賽和我把那个家伙綁了起来，他現在躺在大厅上。謝謝圣母，当他从牆上跳下来时，狼狗差点沒把他咬成几块，这真算是他的狗运！”

洛浦狠狠地咬紧牙齿說：“什么？一封給依耐茲的信？这是絕不可能的事！”他連忙搶在罗德里戈前面，走进了別墅的大厅。那个被抓住的人躺在地上，一双眼睛不停的轉来轉去，他害怕地呆望着洛浦這張帶着伤痕的面孔。“把他放开来！”洛浦这样命令罗德里戈。这个神秘的小伙子竊得倒挺干淨，根本不象是海港上那一批穿得破破爛爛的穷人。他站了起来，虽然去了綁帶，脚还是站不穩。洛浦使了一个眼色，便把罗德里戈和另外那个叫做約賽的奴仆赶了出去。他慢慢地走到这个人面前說：“你有一封信給我的女儿？拿来給我！”这个人被洛浦这种凶惡的說話神气吓慌了，連忙把那封用火漆封的信从腰里抽出来交給他。他口吃着說：“先……生，饒……了我吧，是一